

踏入門扉破敗的廢屋，現場除了凌亂仍是凌亂。濕黏的柔軟物質散落一地，混著看不出原色的破布，周遭有股鮮明且嗆人的味道，很像父親和叔叔偶爾會帶著返家的氣味。

「那是什麼？」

切桑堤仰起頭望向他的父親，琥珀色的瞳中滿是疑惑，不懂眼前所見之物為何，也不曉得大人特地在清晨帶他來看這東西的用意。

「是人。」

大掌輕輕撫上切桑堤的頭，和他有著相同紅髮的男人溫聲說道。

「他和我們一樣，也曾經是活生生的人。」

聞言，切桑堤鬆開了父親的手，小小的身子走近、蹲下查看那攤被稱為『人』的物質。暗紅色的泥裡露出幾塊白石子，血和土混在一起的氣味非常強烈，飛蟲在周遭嗡嗡繞著，他還是無法相信這是由人變成的東西。

「都變成這樣了，肯定很痛。」

「我們能幫他嗎？帶去給醫生叔叔可以修好嗎？」

死亡此一概念對小孩子來說太過艱澀。切桑堤只知道有血代表著受傷，而受傷就該去找醫生，醫生則是能修好人或動物的神奇存在。

「切桑堤的想法很溫柔，但很可惜……不行呢。」

父親眼底閃過一絲他不懂的情緒，切桑堤還沒能細想，金瞳中的波瀾便已平復成往常笑意。

「他傷得太嚴重，時間也拖得太久，醫生們沒辦法救他。」

「人類很脆弱，有時連看不見的東西也能輕鬆害死我們。」

「看不到？那要怎麼避開他們？」

「只要戴著它，那些東西就不會靠近你，而且爸爸也會保護你。」

男人伸手將孩子抱離那灘物體，並把他戴著的小十字架調正。切桑堤能感受到父親掌心的溫暖和傷痕的粗糙，他還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，但他已逐漸理解，這世界遠比他所想的還要危險。

以及、生命是多麼的易碎

---

「爸爸、你和威廉叔一大早的要去哪？」

「跟之前一樣，辦事。」

「晚上就回來嗎？我會好好搞定家裡的——」

「沒有，這次狀況挺棘手的，估計我們回來也要十天後了。晚點會先帶你到拜爾叔叔家去，記得和叔叔還有弟弟打招呼。」

「好……」

切桑堤小聲回應著，父親和叔叔為了工作出遠門並不是第一次，但他的心情卻比過往多了幾分不安。

他無法停止去想那天所見的景象。

或許……或許……

在某段他看不到父親的時間，某些不好的東西就會趁虛而入，讓一切都變得亂七八糟。

他不希望那畫面與他認識的任何人產生連結，絕對不想。

『不要走，留下來陪我。』

像是要壓住心裡任性的念頭般，切桑堤給了父親一個擁抱，直到鬆手時他才輕輕吐出合宜的道別。

「路上小心，還有、早點回家。」